

笑聲震屋頂 方城開戰拼經濟

2014-03-28 鄭琬馨

8+1



「可以娶客家老婆，不要嫁客家老公」，這句話是許多人因對客家人有刻板印象，進而產生的迷思。客家女人給人的感覺似乎就是溫柔婉約、輕聲細語，還會在採茶時唱山歌。但羅秀娥這個「客家大女人」，好像和大家既定觀念不太一樣。

下午一點鐘，是許多家庭主婦們午睡的時間，但對羅秀娥來說，卻是一天工作的開始。戴著一副老花眼鏡、專注地看著電話簿的羅秀娥，正忙著聯絡幾位常客，提醒他們「上工了」。不到半個小時，牌桌上的廝殺就此展開，伴隨著「將、士、象」來來往往的激戰筆聲，羅秀娥在一旁遞茶水、觀戰牌桌上緊張的情勢。

這是位於羅秀娥家裡盡頭的一間「賭場」，賭博自然不值得鼓勵，但這裡卻是附近歐吉桑、歐巴桑們怡情小賭的地方。他們在牌桌上聊的話題不外乎是誰家要娶媳婦、農田什麼時候要灑肥料，或是聊聊某個人的八卦。其中有一個格外響亮的聲音，除了高八度的大嗓門，偶爾還有一陣陣足以震飛屋頂的笑聲，這是羅秀娥。

拓展人脈 廣用客源

平常小賭的地方，到了過年的時候就會變成「豪賭」的場所，這時候就是羅秀娥的「大月」了。骰子和大把的鈔票在牌桌上一來一往，羅秀娥這時要擔任臨時提款機的角色，提供想回本的輸家資金。羅秀娥說，有人輸很多錢以後，回家被家人罵，他們的家人還會報警說我們這裡聚賭。當警察前來關注的時候，羅秀娥會先看到警示鈴，這是由在客廳的大女兒按下的，這時候他們就會將桌上白花花的鈔票以及骰子收起來，換上平時玩的象棋。這個像在電影情節裡才能看到的場景，卻時常出現的羅秀娥的生活裡。「有時候來不及收，警察也只是口頭警戒，畢竟大家都認識，而且過年嘛。」羅秀娥說。

羅秀娥的丈夫在屋外搭建的鐵皮屋裡作焊接的工作，沒有很穩定的收入。因此羅秀娥開設的「賭場」，就成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。為了要維持客源，羅秀娥參加了很多社區的活動，土風舞、鑼鼓陣、太極拳和廟裡的誦經團。在練習土風舞的晚上，一如往常，羅秀娥在那些跳土風舞的婆婆媽媽之間，依然是以大嗓門和驚人笑聲和別人交談著。羅秀娥表示，這些都是她拓展人脈的方法。所以除了活動以外，她還會參加一些社區內的「應酬」，像是參加社區老人聚集的「長壽俱樂部」，這裡頭還有卡拉OK的設備，羅秀娥就會在那裡和歐吉桑、歐巴桑們泡茶、唱歌。



提供場所 也能賺錢

當被問到關於身為一個客家女人，是否有什麼特殊的經驗時，羅秀娥這樣說：「可能是因為我娘家也和河洛人沒什麼兩樣，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什麼地方是特別像客家人的。」但羅秀娥怎麼會從一個客家家庭，嫁到一個生活周遭都是河洛人的地方還開起了賭場呢？國中畢業後就到工廠裡當女工的她，是家裡的長女，因此她相當早熟而且獨立。經過工廠老闆娘的介紹，羅秀娥認識了現在的丈夫，進入一個她完全不熟悉的環境。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，羅秀娥漸漸認識許多人，也開始在家裡和附近的歐巴桑們玩玩小牌。因為提供場所，所以可以收取類似清潔費的費用，只要賭客穩定再把營業時間拉長，竟可成為一種賺錢的方式，就這樣過了十幾年。

羅秀娥讓家裡成了賭場，一開始公婆、丈夫和親戚們都不能接受，他們認為女人應該相夫教子，而不是從事「應酬性」那麼高的工作。但羅秀娥堅持這個工作不會影響她對整個家庭的付出，更名為家裡的經濟提供一些幫助，她漸漸說服那些不贊成、甚至非常不開心的家人，包括她的丈夫。「我當然很不能接受，在家裡賭博，還要這樣和別人交際，這種工作不是女人該做的。」羅秀娥的丈夫說。但羅秀娥的堅持，再加上她的確沒有放下家裡該做的工作，因此羅秀娥的丈夫也漸漸習慣了那些在家裡出入自如的人。

午餐、晚餐的時間，羅秀娥的丈夫走進家裡吃飯，偶爾也會和賭客們閒聊幾句，這樣的轉變對他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「一開始我覺得很奇怪，不知道要和這些人講什麼，但後來我告訴自己這也是秀娥交際的網絡，不需要那麼排斥。」羅秀娥的丈夫說。而羅秀娥在丈夫面前化身為「小女人」。不像平常和外人講話的音量，和丈夫對話時，羅秀娥展現了一絲溫柔。

外表強勢心腸柔軟

在外人看起來，羅秀娥是一個講話很大聲、很強勢的大女人。但在提到小孩的時候，表現出和天下父母一樣的神態，參雜著擔心和關愛。羅秀娥回憶著她的兒女們以前對她的不諒解，她的女兒在國中的時候，曾對她說「為什麼別人都可以帶同學回家玩，我卻不行？為什麼我們家總是有那麼多人在賭博？」面對女兒的質問，羅秀娥只能選擇安撫，因為這是他們家裡大部分的收入來源。這時候的羅秀娥流露了一股難以察覺的落寞。看來樂觀、不拘小節的她，心裡有一塊十分柔軟的部分。

回到練習土風舞的廣場，聽到羅秀娥用高分貝的聲音告訴前面教舞的老師，隔天是她大女兒的生日，所以不能來練習。雖然一年365天當中，羅秀娥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與外人的交際上，但這個重要的日子，她把時間留給那個曾經非常不能諒解她的女兒。

▲TOP